

第九场 胖胖太太沉迷于看风水

胖胖太太爱莲每天晚上要等老公回来，待他吃完饭后在冲淋浴时，她从老公的西服内兜掏出钱包，偷偷地点钱票，数一数有多少张，这成了她的乐趣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公临走前，面带笑容地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百元大票，放在桌子上就上班了。老公的细致体贴，让她深感幸福也心满意足了。

后来，她老公晚上应酬常常将近十二点才回家。这种事儿多了，爱莲就有点儿不放心。因为经常听到挖苦当今社会风的气顺口溜：「男人有钱变坏，女人变坏才有钱」。除此之外，看了《讨人喜欢的女秘书》《第三者的足迹》之类的电视剧之后，对老公十分不放心。如今她老公手头宽裕，还有个年轻的女秘书，如果真有了那些风流韵事，她就心绪不安。当她心思加重，只要联想到这些事，心里就烦躁起来，常为此事失眠，面露愁容的日子也多起来了。她时不时对着镜子发愁，眼梢上的细小皱纹让她不称心，眼袋也感到大了。通过饮食疗法糖尿病稳住了，比从前消瘦些，看起来也苗条些。但是老年的皱皮肚子让她不顺心，脖子上堆对起来的鸡皮纹也更显眼了。脖子可以用颈巾或围巾遮掩，肚皮也可以让裤子或裙子遮盖起来。

可是晚上，站在老公面前能让他看的，现在只有自己的白净肌肤。往日她老公只要看了她那白嫩劲儿，就晕乎乎地像醉了似的，现在这种魅力已经消逝了。她时常因为自己老到老公不屑瞟一眼，而陷入丧失信心的地步。

晚上十点半，她老公还没有回来。

她坐在餐室的沙发上看电视，换到哪个频道，都是谈恋爱的、侦探的、惊险的内容，感到都没有什么意思，便把电视机关了。

桌子上的台灯发出暗淡的灯光，挂在墙壁上的山水画似乎蒙上一层暮霭，显得朦朦胧胧。这时她就想到，夜晚睡不着的时候，脑子里总要出现家里的一些烦心事。自从她家搬到这个公寓，她老公为腰疼、头疼所困扰，她自己也患上了糖尿病，还得了轻度的脑血栓。女儿的言行举止也不让人舒心，等她学乖了后，一家子作为投资移民去了加拿大；儿子去澳大利亚留学，为此花了不少钱。据说她儿子还没有正经上大学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最让她烦恼的是她老公没有以前那样疼爱她了。女人的第六感让她感到她老公似乎有外遇，她担心这事如果属实，她的幸福的家就会毁于一旦。这些恐惧使她不得安宁。于是她决心要请风水先生算命消灭。

从此她每天关注报上的广告，发现了不少《易经》研究专家，权衡风水大师之类，有回天力量、驱除灾祸、招财引福神力的能人，白天她悄悄地给权衡大师主持的「翔月易学研究所」打



了电话。

“你是翔月易学研究所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研究所的”回答是一位温柔的女人声音。

“我想请权衡大师到我家看看风水，不知要多少观测费？”爱莲问。

“我们是研究所不收堪察风水费，只是随客人心愿捐一点研究费就可以了。”

“那么，拜托了。”

爱莲听说请大师来勘察要花大钱，不过就是花大钱，她也想请大师来勘察。电话里传来“捐一点”就行的回话后，她说了自己的地址，要对方明天就来。

第二天下午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，自我介绍是「翔月易学研究所」的。

爱莲把它们请到客厅。自称权衡大师的人，四十多岁，光头。穿着道袍，一眼就看出道袍是套在他的西服上的。跟着他后面的妇女像他的秘书，三十多岁，留着短发。穿着条纹花样裙子，红色的短外衣，手上拿着带翎的钟型帽子，跟着大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

权衡大师环视了客厅，似乎有所感，边点头边哼、哼，哈哈的发出叹息。

女秘书的相貌标致，服装颜色的搭配入时，跟寒酸的大师相比，她觉得他们太不般配了。她琢磨这个女人迷上男的什么了？她一时走神，怕听漏了大师说的话，忙问：“大师，您说了什么？”

权衡没把话说下去，顺口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

爱莲想起正事，刚要诉说自己的苦恼：“您看，大师，我的身体……。”半句话没有说完，权衡打出手势制止她说：“太太，您别说，我来说您的苦恼吧。”权衡一眼就看透了她的苦恼。她住的是高级公寓，不愁钱花，五十多岁的人，一般身体都该有些毛病，她老公有钱，有时间，该对异性感兴趣了。她背着老公占卜风水，肯定是她想知道不让老公知道的事儿。她为这件事苦恼了好久，这个女人绝对是块肥肉。他尽力煽起她的危机感，引她上圈套。

权衡说：“太太，让我观察一下房间。”

他看了公寓的方向，房间里的家具布置、位置。她的家位于这个楼层的西南角，两间向南，一间向西，中间有客厅、旁边是餐厅和门厅。是个向阳的理想位置。向南的一间是书房，摆设着一套红木家具。办公桌、玻璃书柜、摆设工艺品的多宝柜，还有引人注目的功夫茶几，只有太师椅硬得坐起来不舒服。寝室也向南，房间里的家具相当精致，柜子、床和沙发看起来都挺新。地板上铺的地毯的图案是朵牡丹花。女秘书转眼注视床上的缎子靠垫，图案是龙的刺绣，另一个也是龙的图案，本来应该是龙凤才配对。大体上都看之后，权衡大师闭上眼睛，嘴里在默念着什么。

权衡大师一口气说：“贵宝地是个龙脉，建起这个公寓之前是块小丘岗，清朝时是一位王族偏房的住地。右边有个小泉眼，气势上升，大吉。方向位置在西南，处于十二支末，是四季月，管‘三、六、九、十二’四个月。宝地空间在六楼，六楼通‘六识界’，也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的全能。可是房间的家具显大凶。尤其书房是祸根。逃避不了人灾、天灾、病灾、事故灾。”

女秘书又跟上了一句：“寝室的靠垫儿图案有两条龙，在一个公馆里容纳不下两条龙王，

最后只有两败俱伤，如果换成一个凤凰，那就是大喜，和和睦睦，一定繁荣万代。”

爱莲听到地脉是龙脉。她高兴得心里乐呵呵。当听到逃避不了人灾、天灾、病灾、事故灾的大祸时，恐怖和忧虑一齐袭来，差点儿晕过去。

爱莲吓得打哆嗦，声音惊慌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她完全上了权衡的圈套了。

权衡吟诵着“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风水可预测运势，佛法可消除厄运，从而救世。施主您仔细听着，无须恐慌，佛爷已向您伸手了。”

女秘书紧接着用温柔的声调说：“我们的研究所有一尊佛像，是很早以前传下来的，是西藏的喇嘛师匠亲手谨制的藏式佛像，请到贵府，开光供养，定会显灵威，并具镇守威力，必然将家具的大凶、灾祸之源，起消除，安泰、平静，刚才大师所说的运势上升，家势必定长久繁荣下去。”

爱莲说：“我想买佛爷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佛爷不是能买的，您拿出多少钱，佛爷不会来的，您应该诚心地迎接来。”

爱莲说：“那好，我迎接”。

女秘书接着说“在研究所要装束，需要两万元。”

“什么？两万元？”爱莲惊呆了，她闭上眼睛，琢磨怎么挤出这两万元钱，是告诉老公，让他出钱，还是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掏出来，她犹豫不决。这私房钱是她偷偷地把零钱，足足攒了十多年。那时，生活不宽裕，买菜，买咸菜，还是买布料和服装等，样样都要砍价，才攒下来的这笔钱。这是从嘴里一口一口的饭菜省下的零钱，花掉了感到揪心的疼，也是不愿让老公知道的体己钱。

女秘书目不转睛地盯着爱莲的脸，从他的脸上感觉到她的心思在变。爱莲皱着眉头，紧闭双眼，眼梢一下子显出了多条皱纹。紧闭的嘴唇渐渐松缓，她睁开眼睛，似乎下了决心。

爱莲说：“我迎接佛爷，尽快的给办开光供养仪式吧。”

女秘书说完：“拿到了装束费，明天就办。”之后，她又催着说：“去银行吧。”

这期间权衡没有插一句话。只是听着女秘书跟爱莲的应答。

爱莲特意说完：“装束费没问题，放心好了。”她就想让风水大师他们尽快回去，不等他们走就把茶几上的茶杯匆匆地收拾了。

这天晚上十一点多，思财喝得酩酊大醉回来。他把西服上衣脱下就扔在沙发上，爱莲虽感到有些内疚，她还是搜查了衣兜和内兜，没找到钱包，可是在衣兜里搜出了擦完口红的纸巾。她一看这个，顿时想起大师的预言应验了。她窝心、不由得涌出了浓浓的醋劲儿。她想好长时间憋在心里的这口怨气和这次的证据，统统甩给他。

第二天早晨，爱莲只拿出牛奶和吃剩的烧饼，每天都有的蔬菜和火腿也不见了。其实这几样菜都放在冰箱里，她就是不想端出来。爱莲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着老公就座。两个人照面也不相看一眼，各自默默地吃早餐。老公吃完，刚要站起来，

爱莲开口问：“喂，你几点回来？”

“唉呀……，几点？没有应酬就早回来。”

“每天应酬，跟谁应酬呀？”

“那是……，照顾我们承包的人呗，那个，那个人，那个人，所长。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区政规划科的，说给你，你也不认识。”

“我不认识，可我知道。”

“反正，我早回来。”

爱莲的心怦怦地跳得利害，刚想把沾着口红的纸巾摊出来。

老公把扔在沙发上的西服上衣拿起来，就大声叫喊：“这是谁的上衣？”问爱莲。

“什么呀，这不是昨天你晚上脱下扔在沙发上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我脱下的西服？笑话，唉呀，是他的，是那个色鬼所长的。”

说完，思财拿着上衣走了。

餐桌上的玻璃杯里还有喝剩下的牛奶，烧饼吃光了。爱莲觉得侥幸，幸亏自己没有把压抑的醋劲儿冲着老公发出来。

爱莲从银行取出装束费，刚迈进家，权衡大师和女秘书紧跟着就来了。昨天权衡还穿着道教的长袍，今天却换上了和尚的法衣。也许是要为佛爷开光供养念经吧，所以他换装了。权衡进了家门，直奔书房去了，用丝绸包起来的佛像慢慢地放在红木桌子上，虔诚地合十敬拜。

女秘书听到爱莲已经备好了装束费之后，又向爱莲提出要供养费和香火费五千元。爱莲吃惊地睁大眼睛，盯着女秘书：“什么呀，你没有说还要这些呀。”

“本来不该要的，可是我们研究所的长老为了这次佛爷乔迁，齐集在一起念诵佛经供养，恳望施主能施舍。”她说完后，盯着爱莲。

爱莲闭着嘴没有马上回话。

女秘书对着权衡点点下颌示意，让他也说说。

权衡是个讨价还价的老手，开头他抬高要价，看着对方的态度，估算着对方能拿出多少，当然他不会干出亏本的愚蠢事。

“太太，您家里迎接了佛爷，今后最重要的是开光供养，我们那里只给长老布施，这样您就喜舍三千元吧，阿弥陀佛。”说完向爱莲合掌鞠躬。

大师的突然合掌敬拜，让爱莲大吃一惊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就按大师说的布施吧。”爱莲痛快地答应了。

这以后，按照事前准备的要领，为佛爷开光念诵了经文。爱莲不懂他们念什么经文，她看到焚香的香气缭绕，烛火摇曳，身旁神态庄重的女秘书虔诚地坐着，便相信佛爷一定会保护她一家，会净身心，消灾难，袪除不祥，召唤幸运。三千元不便宜，她想从这个月的伙食费里抠出来。

供养仪式圆满结束。

爱莲和蔼地说：“大师，我想照个相留念，也让我女儿和儿子看看。当然我们会按您的意思布施的。”

“照相……”女秘书一听说要照相，惊慌得心里发凉。她不愿意照相，她身为取保候审犯，如果这次再犯案，只有去蹲大牢了。所以她不愿意，想找个借口回绝。

可是权衡干脆答应了：“是的，是的，一块儿照个相吧。”

他想的是，尽可能演好出售假佛像这场骗局。要特别注意言行，为了不让对方起疑，他爽快地答应了照相。

他们自拍了三人的纪念照，爱莲特别高兴，从钱包里畅快地拿出三千元钱，也丝毫没有忍痛的感觉。风水大师他们走了。

他们走后，爱莲想起今天早晨的事儿来了。她为了纸巾上的口红，差一点醋劲儿大发，幸亏没有燃起来，全靠佛爷的保佑制止了老公的沾花惹草，也让自己消了火气。真没有想到佛爷的灵威应验得那么快。有了佛爷的保佑全家会平安无事，她为此感激佛爷。

过了几天后，爱莲给风水大师邮寄的照片退了回来。邮递员把那封挂号信交给因事提早回家的老公。信封上盖着“地址不明”的邮戳。思财进了门厅，打开信封一看，那不是曾经骗过自己的自称权衡和尚和翔月尼姑骗子的照片吗？他的惊讶和怒气一下子直冲上脑门。只从他受骗后，陷入了嫌恶自己的怪圈，不愿对人说被骗的事，万一被朋友知道，自己简直成了二百五的标本，大家不仅会嘲笑自己，今后与人的来往也没了面子。幸亏自己被骗的事没有告诉过老婆和朋友。假如老婆知道骗过老公的骗子又骗了她，她一定会愤怒，也会郁闷得发疯。最好不要让她知道自己被骗的事，可能的活让她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个事实。

“喂，我回来了”思财大声喊爱莲。听到老公的喊声，爱莲从书房跑出来。

思财问：“在书房干什么呀？”

“我正在拜佛爷呢。”

思财又问：“佛爷？哪有佛爷？”

“在你的书房里呀。”

“什么？书房里？”思财故意问了一句。

“先前想跟你商量，因着急，就请风水大师来占卦，然后就迎来了佛爷。”

思财问：“就是照片的人吗？”

“这张照片怎么在你那儿？”

“因为地址不明，邮递员退回来了”

思财又问：“是什么样的风水大师”。

爱莲高兴地说：“真是了不起的大师，看了风水后，就劝我迎接佛爷，迎接佛爷后还给念诵经文。”思财想问有没有被骗钱，但是不大好开这个口。

“那么，请佛爷化了多少钱？”

“总共花了两千元，从伙食费里出的。”她没有说出从私房钱掏出两万块的事，三千元的布施，撒谎说是两千元。

“那么便宜呀。”

“那是研究所呀。”

“什么研究所？”

“翔月易学研究所。”

思财听到翔月，认为准是那伙骗子，所幸只花了两千，还好。往后一家能安稳过日子比什么都好，再没有问下去了。爱莲说了谎话，瞒过一时，也许总有一天会漏出破绽。可是让爱莲高兴的是迎来了佛爷，让他们全家平平安安过日子。

(完了)